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三

財計門

糴法　邊糴　平糴　博糴　廣糴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和糴失其名義○糴以和名古也和之一變至於抑糴一變至於攘傷哉粵自李悝建平糴而和糴之根苗初長洪羊行均輸而和糴之一梯此始滋和云和云科歛云乎哉糴云糴云抑配云乎哉二數年來國計例窘淮堧鄂渚千里蕭條湖廣朝省百色裒取問其糴則糴非糴矣問其和則和不和矣徒見夫州縣行移者政之虎也吏胥並緣毒賦之蛇也税貫均敷多寡有數錙銖不爽也糴本既行督促有期星火

其急也噫財用民膏脂也穀粟民命脉也疾痛苛癢無一膜之隔生死有亡無毫髮之間借曰糴糴已非美意矣借曰和和已非良法矣況和不曰和而和爲抑邪糴不曰糴而糴爲攘邪

收糴南粟之弊○北邊之事力困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急不可緩南方之民力竭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寬不可嚴嗟夫廣南海外素號樂土邊頭之科瑣不及也軍前之飛輓不及也斯民相生相養於耕鑿中自非有大水旱不知有愁嘆也比歲江浙困於旱蝗荊淮困於兵革於是建議之臣始欲運南粟以濟西北以一部之力而濟諸路雖欲不竭而不可得故和糴之行至于再而民駭矣至于三而怨矣又至于四

而民愁且泣矣此一竭也糴本之支四之一而民窮矣吏胥之需亦四之一而民困矣斛面之輸又四之二而民苦且痛矣此二竭也賑糶之令始寛後嚴而民怨矣筭稅之令科及中戶而民窘矣追呼之頻浩費供給而民傷且悴矣此三竭也經此三竭亦已甚矣而竭之之說猶未已也納粟補官豐年樂歲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行而民已狐疑矣稔州豐縣廣爲儲峙在在豐穰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行而民已狼顧矣竭南方之賦以爲糴本家給人足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布而民已魚駭矣

受惜江浙民力○朝廷毋視江浙爲重故行其不得已之政士大夫不當視江浙爲輕必存其不得已之心國家曩視淮

爲賦淵今則重科率以保淮襄視蜀爲外府今則捐金帛以理蜀襄視荆襄爲南北互市之地今則勞饋運以復襄三邊應酬之地獨籍江浙數十餘州以爲無盡藏焉故和糴於此而取辦鬻鹽於此而輜湊綱運於此而轉輸地力有限邊費無窮國計之空軍需不已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爲士大夫者正當爲朝廷培植根本護養元氣以全江浙之民也

稽古偶識時艱爲暇豫事）嘗讀漢食貨志見班孟堅論李悝平糴之法甚詳悝之大抵規模行於豐登之歲因上中下之熟則爲上中下之糴歛之於有餘之時當小歉大飢之年則隨其前日之所收而發糶焉是以無甚凶其貴之歲行之

於魏國以富強失於艱危困迫之時而爲寬閑暇豫之事此古人之所爲也魏當列國紛爭之日所謂立國於擾攻凌兩之中而悝之法斂一發往往不止爲十年之計列國而有斯人富強宜哉此孟堅所以詳載之而爲後世法歟

屯田就糴之法〇自江而北生民聚處可行屯田就糴之法自江而南財賦所出可行平糴常平之法此兵不乏食而民不告勞之法也所謂屯田就糴之法者鄴侯嘗言之於唐矣其說欲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爲糴之兵不憚勞而民無飛輓之苦行之既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受代當時謂屯田可行府兵可復方今重兵百萬駐于江淮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將責之於近郡歟則常豹虎之墟瓦

傑之場也將漕之於遠方與其弊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儻亦可行於今乎

法祖嘉猷 和糴博糴便糴 祖宗之世未和糴之設不過豐年則增價而散糴大穰則置場以收糴其後市糴之名始有三等曰和曰博曰便商旅之入中者以鈔引給之謂之便糴誠有益於商旅矣如所謂博糴者以他物給之而已蓋嘗慮其傷農爲之停罷至於和糴之法自祥符中發禁錢以佐用度其民庶無虛直之費然而行之未久民已不便其後遂爲量糴至皇祐中已有名爲和糴其實抑配之擾故當時諫官極言其弊倉場情爲量納難附若非高於市價何人肯樂與官切恐列郡畏避坐致過時乎儲浸闕

法存而意亦善○惟我祖宗盛時法存而意亦善行之以公處之以和耳著之令甲和糴給以見錢其不給者賞之辟藝祖則增價以惠貧民太宗則收糴以貯近倉先後相承不失初意祥符之詔恐抑配而減上供之半紹興則戒邀覔之吏乾道則依實糴之直凡所以憑籍美意維持公法因其名而存其實者如此

本朝和糴之弊○自我朝治安之日和糴之弊已不可免有州縣移用本錢不時給還人戶之弊有脊吏多端邀乞十不得一之弊有就縣倉交納收取加耗之弊有將出剩撥充苗米卻令人戶折納苗米價錢之弊紹興議臣言之詳矣

時務警段　和糴後時之弊○中興以來歲行和糴有司奉承

失旨遂使官費厚直而民被重困此愚所以不得無說也以一歲論之大抵種時多貴歛時多賤夫農勞於作甚於病也愛其粟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糶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租之奉私有稱貸之責刈穫始歸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將不賤官於是時稍增其直而糴官賴其用民受其賜裕國便民莫大於此柰何坐使權歸兼并之豪乎農人倉廩既不盈困窖既不實多不過數月少不過數旬又告竭矣不將生而無種也耒將執而無食也民方日糴於市而官下和糴之令民又將輻湊於兼并之家官倍其直民被重困而朝庭不知也曷不變其行而用之勿使權歸於兼并乎

名和而實非和〇和糴之弊予於和之一字有感焉大哉和乎磅礴宇宙此和也蘇醒民物此和也翕爲惠風此和動盪也釀爲甘雨此和浸潤也國不得已而糴於民糴不得已而名曰和數邑之可也壅底之可乎近日之事異乎吾所聞也廟堂以和糴二字諭邊閫邊閫稟承之和李之脉已傷矣邊閫以和糴二字下監司監司奉行之和之氣已痞矣監司以和糴二字委守令守令督促之和之爲和泯沒澌盡矣始於廟堂繼以邊閫終以監司守令和安在哉況守令之外復有吏胥邪斛而斛焉和糴也斛之外有買托和糴之漁獵也石而石焉和糴也石之外有計囑和糴之疣贅也斗升而斗升焉和糴也升斗之外有贏餘和糴之桎梏也民生斯時不幸而

罹和糴之擾已敢怨而不敢怒矣加之以漁獵因之以疵贅重之以桎梏和者果如是乎和糴本非得也愚讀小東大東之詩喟然長嘆柰何以江南數十州軍之地而逓年不得已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已於民民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顧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得已之心推之爾行和糴之令民病久矣而今獨為其禾未登場糴令已下舊額未足新額已敷是不論豐凶長無樂歲也然而豈得已於此哉使宿師待哺之少寬則豈有困民之已甚而張弓不弛乎

綺語駢珠

疲民剜肉勉強送輸　號為和糴實則擾民

積粟埰粮中外塡溢　陽爲輸官實則資吏
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
罄上供之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
不勸富室而均輸於中產之家　舊逋未償新數已抛矣
移用糴本而取羸於斛面之利　鉅室告匱下戸重困矣
名爲公家之商管而實爲私家之猗頓
口爲公家之桑孔而心爲私室之陶朱

當今獻策　和糴當抹其弊〇方今萬竈之屯未撤三軍之餉孔多廩庾無歲月之儲羸弱有旦夕之恐今日之和糴不得不亟也然而官場節目之浸煩民戸資力之有限朝省之文移未已四總之榜帖又新列閫之約束既嚴諸司之期限交

追校戶數錢一出吏手歷門抑米皇恤民殫甚者縣胥並緣
忍吏肆欺方其責認減銖兩之利以規羨餘及其抑納增斛
面之贏以自膏潤和糴之弊莫此為甚斯民罹之敢怨而不
敢怒比年廷紳奏對之間皆有憫時弊而惜民力者乞行招
糴之策其策亦補於時也奚為有聽從而無裁決依違苟且
坐視其弊之如此夫乃待民之窮而後恤邪因觀我高宗諭
漕臣糴買之事首以減斛而為戒從宰相免糴之奏而喜無
抑勒之多端今日果能推行此美意則一分之寬民受一分
之賜矣

當採糴法之弊○今日和糴之事甚可痛也昔糴於豐歲今
歉歲亦糴之昔為數僅二三萬今為教直踰百萬民罹斯害

通國皆知之矣矧遐祈未靜正急輸粮糴斛方殷決難輟局毋亦於害之當防若畧加之意乎立價必以優毋使蹙頞於價直之虧損可也取償必以時毋使嘆息於償給之淹緩可也弊例循習亟除剗之吏奸旁緣亟懲戒之庶乎乃積廩倉民樂爲市不徒指爲怨之府矣不然徒知爲國之便下思爲民之便可乎哉

不便於民有三○古之所謂和糴者糴其有餘者爾而今日悉以稅論固有稅高產薄者例皆抑配而強糴此不便於民一也古者糴其所宜出爾而今則不問其地之有無而悉限之以本色既責之以所無則必增直以轉糴此不便於民二也如民之家有數百畝之田一歲之收百費具往舉而歸諸

官所得者未必皆緡錢分之以銀錠雜之以楮券逮其出售則折閱尤甚此不便於民三也

主意收結 和糴貴得良吏○噫辭山陰之錢不足以爲廉分符竹者公行和糴之賞罰廉在其中矣種河陽之花不足以爲愛綰銅章者力除和糴之弊倖愛在其中矣國家留此和而和糴之令出於一守令行此和而和糴之德見於下泰和氣象不在虞不在周而在日矣不然天下皆趙光奇也安得一一逢德宗哉

和糴不如屯田○抑愚有獻焉和糴以足食不如屯田以積粟和糴之策有時而窮而屯田之利無時而已故也胡不取古人明效而觀之金城期年之役宜無事於屯田而老將堅

其說許下交鋒之際若無暇於屯田而將軍守其議今疆場駐師歲復一歲其規金城之役孰近而孰久强胡騁毒邊塵屢警其視許下之屯孰急而孰暇況又近年清野茅葦相望是有可耕之地流民遷徙游手無藝是有可耕之人尚給以貸粮假以農器則塞下之粟何以不如漢給其耕種時其調戍則府兵之法何以不如唐行之歲月決可就緒又何憚而不為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左僖十四）魏文侯時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

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歷代事實 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志

晉武帝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晉志玄宗天寶中歲以錢賦諸道和糴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

唐初置和糴開元後緣邊戍兵營田地課不足於是初有和糴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粮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　天寶中歲以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每歲輸京倉者百餘萬斛德宗貞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戍邊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東宰相陸贄以關東穀賤請和糴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

議　興元元年詔所在和糴是年上畋於浙店趙光奇曰名爲和糴其實強取不識一錢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

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甚

皇朝典章 眞宗至道三年詔以國家大本足食爲先今億兆至蕃未聞有九歲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爲市糴以實倉廩　祥符三年詔近臣曰聞江淮因和糴米穀增價令逐處米穀甚多宜權罷和糴　六年冬詔諸路和糴不均民戶頗有煩擾可各蠲其半中等戶以下免之　高宗紹興二年都省言和糴並係朝廷支降金銀錢帛免科敷之擾州縣多將糴本停留不即支還有端阻節

𧺫減遂致糴買數少故有是詔　孝宗乾道八年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只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並聖政

先正論建仁宗時韓琦曰三司以糴價高於時估三五文處即奏下取勘且倉場之內固有情倖量納之際不無艱阻若非高於市糴何人肯樂與官糴恐列郡畏避難於增價坐致過時軍儲浸闕但敕有司之吝頓忘經國之法

乾道元年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運耗折爲名收耗米十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並緣多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縻費此三弊也官以會價價許之還

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閲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蓋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耶　趙汝愚言爲民之害者固不一然其大者莫大於和糴凡縣所以認於州州之認於漕漕之所認於戶部其米皆有定數一或不足則譴罰隨之加之所給之直種種變折不逮民糴之半而所入之米吏緣爲奸常多所糴之數

文集菁華李泰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民謂農常糶而民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農腰鎌未解日輸於市焉糶者旣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而困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

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
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斗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
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此平糴之法有為而作也
留子固曰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
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強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而晉齊
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民之倉隋人置監唐人
置東西市之糴雖名號殊其為法一也　陳君舉曰市糴之
法又當立為三策曰和糴則以見緡給之曰博糴則以犀象
寶貨易之曰便糴則募商人入粟以鹵名償之此三者國家
之故典也若夫出内府緡錢百萬付之三司以斂邊糴此則
和糴之法而祥符之制也出内府綾羅錦綺直百八十萬付

河北漕臣以市糴此則博糴之法而咸平之制也募商人芻粟於極邊度地理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此則便糴之而法景德之制也

糴法二　邊糴　以就邊收糴立說

策頭 濟軍需者固當行和糴之法濟邊軍之需者尤當行邊糴之法夫糴一也何以有和糴而又有邊糴耶蓋以和而糴者軍需固不患其不給就邊而糴者而邊軍之需尤不患其不給國家莫大於軍需尤莫大於邊軍之需以邊軍之需轉內地之粟難以卒辦舉屯田之策收邊地之粟何有不辦此邊糴之策尤邊境用兵之急務

策段 不知兵法不足以言屯田之利不知地勢不足以興屯

田之利當今邊戍未撤軍需日增其理固不得不屯田也國用告匱漕運莫繼其勢固不得不屯田也民食方艱和糴屢困其時又不得不屯田也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十二鍾𦮼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餽運之費率二十而致一也如是則邊糴一千石當吾二十千石邊糴一萬石當吾二十萬石外收一萬石之利內省二十萬石之費故以兵法而言屯田其利博矣沿淮之外土沃水饒淝水可以灌合淝東關可以灌西縣黃姑可以灌廬江烏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桐城吾塘可以灌龍舒芍陂可以灌安豐以至西流河之於英六復河之於復沙楊林之於歷陽後湖之於鄞郝皆可相其地形之高下而興灌溉之利以地勢而行屯田其利興矣

事料 見前套

糴法三　平糴　以視時平糴立説

策頭 天時不能常豐也有豐則必有歉焉地利不能常登也有登則必有耗焉故古之善貯積者不委之天時而盡其預備之天時不委之地利而盡其預備之地利荒委之天時地利而不有平糴之法以權之則預備無素其爲足食計也常見其不足矣

策段 自李悝爲魏作盡地力之法以晦之損益別民之勤惰大率爲國與民設耳乃視歲之熟有三而爲收糴取舍之數使民無傷而農益勸雖其創法之初徒欲致一時之富強然而取羨之善亦可壽蒸生之民命是立其名者猶可以存其

意壽昌繼之三輔之穀一糴遂可省關中漕運之勞湟中之數雖減猶足制羌虜不敢動之勢蓋其增價而糴有以利農而人自安之是以能存其意而行其法

平糴行而魏用足和糴舉而唐民疲魏豈有他術而唐顧不如魏乎因所有而收之必不取盈於民遇其飢而給之必不增價以糶此魏法也唐則不然民苦於強取而不識一錢優恤雖有詔而吏視爲虛文此平糴之法在魏爲可行而和糴之令於唐則有弊也

事料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

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前食貨志）太祖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價以糴（續長）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命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飢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糴法四　博糴　以通商博糴立說

案頭易係有變通盡利之言于以知時糴者取其兩便也周官有斂收滯貨之語于以知博糴者惡其偏聚也夫鵑物盈於天地間何者非貨世用哉然或上之所有下之所無彼之所多此之所少故鹽醯金幣上之所蓄也菽麥麻豆下之所生也茶茗香藥上之所富也穀粟稻粱下之所饒也民之所

有君不得不資之君之所富民皆得利賴之三農生九穀不必曰在民而在民猶在君也九府立圜法不必曰在君而在君猶在民也善推糴法者亦于此而權度之耳

宋設祖宗盛時三邊粮草皆令商人入中而給直以還之舊傳三說法或謂一分見錢一分香藥非也此自三分法耳厥後計臣得其舊案而定爲三說之法其法入極邊之粮草者給見錢緊便錢緊茶鈔先拋數下庫務封樁以待支給商人利於即給而無滯也爭先入極邊粮草故極邊每歲收市粮草之數在在及額邊計充足國力富強職此之由

今商賈入米以鈔引給之所謂之便糴亦不過茶鹽礬之屬耳近歲鬻鹽鈔之所在常多於鹽是以鹽商不累年之鈔而

官場無可請之鹽所在鹽本又為官吏侵移亭戶之錢支給則不免私於游手無賴之輩私鹽既衆於是鹽商雖有已請之鹽而有難鬻之患鈔售不行乃欲以新換舊十居其三鹽商以為厲已怨尤籍甚而商賈始病矣

事始 本朝三邊芻粟皆令商人入中博糴者極邊粮草每歲所入必欲足常額每歲是三司抛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請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直便於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足縱眞宗祥符五年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糴上慮傷農詔丁謂

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鏹數少出內藏錢百萬
貫付三司以佐用度|同本朝博糴以他物給之如香藥象牙
之類

糴法五　廣糴　以廣糴南采立說

策頭方今之糴土惟二廣為然方今之富粒食亦惟二廣為
然噫天之仁愛我國家特豐此地以為一旦之外圖乎故和
糴之策與其行於內郡不足之地未若行於二廣有餘之地
行和糴於不足之地猶求濡沫於涸轍之鱗也彼且不能自
潤何能相及行和糴非有餘之地猶取一毛於九牛之身也
多取之且不為虐而況淺鮮之征乎而況收其有餘而不使
委棄乎甚矣上者以天下為一家其涵養今世之民如天地

之覆載萬物也天下以一人爲命其尊戴聖明之君如子弟
之事父兄也同休等戚骨相保患則共時其豐歉而取之以
彼之有餘濟此之不足雖漕運之難也不猶愈於內郡即鹿
而無虞乎

策段國家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者僅六百萬今之供億又
不知其幾矣中田以畝計大率不過六百萬穀以斛計大率
不過三千萬今百萬倉之置歲糴已盈二百萬民苦於科糶
官病於科糴而況諸閩之糶皆聚於吳中耶粟非天雨有時
而竭倉無宿儲今當補糴及此粒米狼戾之時廣爲措置收
糴之令非遠之二廣豐富之地而何之
嶺海延袤土廣田稠海舶閩商率往市糴米多於近地價平

於中則曩時畿甸嘗因歉歲俑本往糴廣艘既至糴踊自平今何憚而不為耶近者亦嘗行之矣命之漕臣五萬之粟亦已至矣特其數之未敷而今歲之糴猶未廣朝廷糴本之不給責之一路之截撥截撥皆或難於供億責之一司之運斡運斡若或窘於拱辦或錢未歷手事何由集

事類 高宗建炎四年兩省奏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備蓄詔廣東令諸守誘糴十至萬斛運至福漳泉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 孝宗淳熙十二年封樁庫支降會子三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充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會要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財計門

楮幣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楳楮急策有二〇家無錢爐地無銅山則楮之輕者官之利米如買珠薪如束桂則楮之輕者民之害烏乎楮國命也太府之匪須無非楮大農之供億無非楮邊方之賞犒無非楮郡縣之調度無非楮愈出愈多愈趨愈下僉畝之令非不行留未幾而反汗私藏之討非不蓋屠無何而具文永不再換之說非不堅而未免人心之狐疑五使並出之指非不力而未免氣象之首鼠烏乎楳楮之策亦窮矣必不獲

已而出於易其策將何如將以一易二獘則餼羊之舊何在將換一留一獘則豚魚之信離乎將新從官而舊從民獘則太阿之倒持自如將新者半而舊者半獘則玉石之混淆瀰甚將聽其自消自長終無策以救之獘曰有爲救楮之言曰造欲密支欲公收欲衆換欲活又不獲已而用於斯四者何先曰所當徐議之者造與收也所當亟圖之者支與換也楮輕由乎重楮○人皆曰理財之無術由下之人視楮之輕始愚嘗曰理財之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重始蓋天下事輕不生於輕而生於重恃其所不可恃則有時而不足恃矣國家理財之道固亦多端而楮幣一事尤通融之上策然而向也本以便民今則病民矣向也求以利國今則蠹國矣向也

挾千萬之數匹夫可以致遠今也持一二之券百變而無所售向也通都大邑商賈以此而貿遷今也窮陬僻嶠往往而皆是向也陌直有定數以一交而易一緡今也低昂不常愈降而愈殺是何下之人視楮之過輕如是哉自楮之輕也而秤提之策不一而足朝廷之措置則有一新而易一舊州縣之入納則有七其楮而三其錢否則嚴戢豪民可以富收藏也又否則鬻爵度牒可以權低昂也吁孰知理財之無術不基於下而基於上不弊於輕而弊於重蓋恃楮以為重者莫甚於今日矣

愈秤提而愈輕○方今楮輕患之果有策以秤提之乎愚竊為之說曰不秤提則楮尤重秤提則楮益輕愚非好為自異

之論也蓋嘗以往事驗之矣且國家之造楮幣以爲濟時之策其初行之曷嘗有不流通哉間有壅遏不行如孝宗朝必出內帑之物多方收之不旋踵而流通如故焉粤自開禧用兵以來大農告匱朝廷始一切倚辦於楮給散既多用度益廣於是乎有低價折閱之病嗟夫價日折閱所從來久矣然天下之事通融有方當思流弊之源今日之楮輕矣朝廷思所以收之如祖宗盛時出入有常給降有限豈至有四方價輕之患

稽古偉議 古人券幣皆便〇古者券幣造於下而行於下故聽於民之自便後世券幣造於上而行於下故貴於君民之俱便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傅別

釋者謂傳別券書也蓋民間私相搆貸以為符驗而小宰特聽之而已故曰聽於民之自便也周而漢自漢而唐有所謂皮幣有所謂飛錢皮幣造於武帝飛錢造於憲宗一以佐公上之不給一以便商賈之懋遷而公私兼濟焉故曰君民之俱便

立法取信於人○周人圜法蓋與九府更迭而為用內外相通有無相權非止一端而已也然而為幣其直誠足以相當所以上下流行無有底滯為千古之良法歟漢人鹿皮之造貴直數萬唐人合券之號信孚四方曷嘗朝更暮改家至戶曉若後世所謂秤提者哉

自重則下亦重○昔周之金幣實非楮也而幣之名實眇乎

此然職之以小宰分之以九府而圜法未嘗不通行是上之人自重之民烏得而不重乎漢之皮幣亦非楮也而幣之名見於此然責之於王公數之於諸侯而償直未嘗下數十萬是上之人實重之民誰得而輕之乎

法祖嘉猷 國初守信立法 國初楮幣之法未聞也自祥符辛亥張詠行交子之法於蜀楮幣之法胚胎於此然以三年而為一界官之重於信者若故行之六十五年而便祥符末戟薛田置交子之務於益楮幣之法芽櫱於此然以一十而易一緡官之重於信者又若雖主之以一十六家而便至高遵裕行於河東以抑糧草而失信於商賈故九閱月而即罷沈起之行於陝西以無本錢而不信於民故四閱月而

罷熙寧行於關中崇觀行於兩淮紹興行於東南大抵官重
信則楮重官輕信則楮輕皆已事之明驗也
官司當自重楮、愚嘗欽袵肅容莊誦國史昔紹興庚辰京
尹建言輸官亦許用會子高宗皇帝亟俞其請嘉定丙子廷
紳奏議官司當自重會子寧宗皇帝即可其奏先王之議論
楮幣一則曰官二則曰官何也熟思而得其說且楮幣之立
也創法於官而散用於民誠足以取信於下也故其制之方
新則示民以質劑之法曉民以貿易之方通三年而易其界
則欲其無斷爛毀棄之虞準千錢而當直則欲其無轉運艱
重之苦輸納以中半則庚錢錢幣之相等也兌換以足陌則
庚錢公私之兩便也執此之信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公若權

衡官自行之官自重之則楮幣雖欲不重其可得乎

時文警策 重楮適以輕楮○朝廷經用豈無他計今事無小大惟楮取辦糴本給降則以楮奉給幫支則以楮四總所之經費則以楮十六屯之支犒則以楮州縣之壅遏者未疏而官場之印造者未已市井之兌易者未通而朝廷之須降者後至問之則曰尺寸之紙可以收緡錢之利也鼓鑄之艱未必如印造之速也惟其恃之重故上之出之也愈多惟其出之多故下之視之也愈輕

徒知責民重楮○問之則曰今變易之家全用矣恐不知官亦全用之乎惟見夫輸官之令則用三七分矣是獨責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問之則又曰今富庶之家蓄之矣恐不知

官果蓄之乎惟關夫帑藏之內則貫朽索腐矣是又貴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又其甚則不過曰兌之卓鋪而嚴兌換折陌之令矣甚又不知官果以千錢易之乎側聆輦轂之下千且省以七百有七矣於省之中以減一二數十況遠郡乎是益貴於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以至嚴銅錢過境之禁不一而足曾無毫髮督責於官吏止以刑名繩糾於小民如此則欲望楮之重雖有周之小宰漢之公卿亦難爲策矣

令丨措置失策（令措置乖方而發言盈庭同聲附和一則曰稱提二則曰稱提抑嘗驗之曩時乎曩時以一易二矣謂可以稱提也而價之日低猶故也又嘗以新易舊矣謂可以稱提也而價之不增自若也無已則出度牒收之矣收之誠

是也不能止楮出之無窮也否則以鬻爵斂之矣斂之亦是也不能塞楮給之源源也近又為履畝之法矣徒起紛紜之擾而尋復報罷曾有益乎又為羅本之降矣徒為科率之苛而事出計窮曾有補乎

緒語驪珠

紛更百端甚於易轍　日造而月增

濫溢四出過於潰隄　數充而彌溢

金刀制起民利以通　空言不足以秤提

飛錢致遠券幣攸作　實數不可以遽換

計敵方爾而封樁繼之　出之多而民患其多是官病民也

印券方爾而勒停繼之　用之賤而官患其賤是民病官也

楮之行也以便民
楮之折也以強民
方其以便民而興也則公私相通有無相濟民方以為利而
何患乎多
及其以強民而壞也則公私為二有無不通民方以為病而
何怪乎賤
當今獻策 權其四者之弊○夫造之寡者所以防其私然價
折不足以償費得少不足以酬勞平居無錙銖之羸敗露有
丘山之罪則造之不容者非所慮也收之衆者所以殺其多
然十蠹不足以竭河一簣不足以塞漏茶場之造未歇山積
之券難拘則收之未衆者非足憂也惟是今之州縣視緡如

金視券如土視公家之券如太山視私家之券如鴻毛民以
緡賦官以券須囊槖之楮不留則衡低之價奚恤黃標之緡
已積則流泉之滯奚知是之謂官之利夫如是則支者胡可
以不公今之州縣富家以楮爲累商旅以楮爲滯市井以楮
爲南箕之星編戶以楮爲西江之水萬取千焉千取百焉穀
價踊騰甚於指股之大緡錢寡鮮甚於夜光之珍是之謂民
之害夫如是則換者胡可以不活

楮自消長之說○愚嘗目擊以新易舊之時于時十五界之
楮百姓皆以無用視之而低價棄之矣已而朝廷收歛之限
尚有日也一旦民知其利可以入京貿貨矣於是前之棄者
今復收向以爲無用者今以爲有用一時收之者多求之者

衆其初視新楮之價不能四分之一不浹旬間其價幾與新楮埒彼何嘗待官司之稱提何嘗有官府之峻法人何嘗有強之使從威之使行也豈非楮少而用多則貴楮多而用少則賤其理較然明甚

楮不秤而自昂〇故未有稱提之令民猶曰上流下接幸其皆行使也一有稱提之令則東縮推避持楮於市號無允易之所則低價求售幸其有售人之則欣喜矣何暇計其價之低昂哉然則楮價如之何而不損而廟堂之論乃一切嚴於稱提乎

注意收楮當行僞造之禁〇愚嘗因暇思之今有甚不可曉者国家救令具載於楮者昭如日星曰僞造者斬自昔以來

奸民竊富貴之柄所在偽造而逼眞至與官楮並行而莫辨以四方計之不知其幾千萬也一旦有敗露而至官者則宜按敕令以正典刑今乃一切配隸務從寬典然則奸民何憚而不爲此也至於有犯低價行使本非得已至於流配不卹吁此何等意見不念平民而縱奸民乎此誠楮幣之一害而曾無一人過而問焉楮有仁人出而爲國任事者盍相與力行之

救弊之責在上○烏乎官則博矣盍思損之民病極矣盍思益之欲造欲收猶可高閣曰支曰換有甚救焚當局者豈未思之乎然楮亦難言也惟多故賤惟賤故輕必朝廷不圖於楮而加苦節之方士大夫不加於楮而稟廉清之節庶幾其

司昔祖宗有出內庫之銅以盡收券者此時何嘗國於楮昔
先正有官於廣不載倅錢以過嶺者此時何嘗家於楮上不
國於楮下不家於楮則楮行矣不然舊楮益賤新楮再輕縱
使劉晏復生亦將曰無策

故事源流

經傳 未詳

歷代事實 周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也傳別謂券書也　漢武帝與公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四十萬 食貨志 又通鑑云白鹿皮以為幣王侯貴人或以朝覲以會過或以聘享必以是薦璧而後行　唐憲宗時商賈至

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飛錢唐志

皇朝典章 眞宗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說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資訓仁宗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爲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遷非便但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議田等議如前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張孫甫嘗知益州轉運

使以爲僞多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鑄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續行神宗熙寧二年條例司言交子之法用於成都人以爲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宜如高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乃令運司舉官置務從之獻高宗紹興元年詔戶部印押關子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越杭越權貨務請錢東南會子蓋張本於此　六年置行在交子務縣官三十一年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上供軍須並同見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爲本　孝宗淳熙二年進呈淮東西兩總領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對少業衡奏戶部歲入一千

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須所分數入納如何恐又有弊須究見其源兩處且各以二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錢又曰卿等仔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爲善後之計燧

先正論建 寧宗朝眞德秀奏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數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四出矣假秤提之說逞朘削之私首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惟恐其病民

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

文集菁華 葉正則曰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其入者不可使之出又立楮於外以代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變極則反必須有作新之道但未

知其法當如何變其决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以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賤出乎物少其變易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張文伯曰今交子之行通流於江淮閩浙一夫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譏征之患無變易賫待之勞尤便於民今民間往往重錢而輕楮券者何耶蓋曰失斂散之術也在昔楮券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鏹爲得行者以挾券爲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責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予民者則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

者則必曰見錢若是則錢安得不重楮安得不輕爲今之計莫若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斂散周流使錢楮爲一則無輕重之不等矣

楮幣二　以重信守法立說

策頭 重信所以行楮守法所以救楮信與楮若不相關而法與楮若不相爲用也而必曰重信行楮守法救楮何耶蓋楮幣之設非止一人用之而天下之人用之也與天下之人用之而不與天下之人守其信堅其法或朝令而夕渝或始行而終寢命令紛更前後反覆下之人惶惑而不能信或信用而不能保則行之輕也將誰咎乎

策段 曩時朝廷立[illegible]中半之法比年又有州縣入納用錢會

三七分之例宜若上下通融矣而貪吏之巧取姦胥之並緣奉行不度交相為市金會入多貴其陪陌之金收金既豐又為買會之利東移西轉秪務植私公家既不以此為重民間安得不視此為輕則宜其四顧而莫售也

愚嘗深思其故切謂朝廷之費軍旅之需大率倚辦於楮則制楮之數愈多亦勢之不得已也然使公私得以並用銅楮得以相權亦何至折閱如是之甚哉夫何貪吏營私錢日少而楮日多商賈經行兌易無所市井寥落則是實不足以權虛也

嗟乎亦嘗思其故乎前之立楮幣以便於貿遷也以便於轉輸也非以錢不足也錢有餘則法可行矣今之立楮幣非為

貿遷計也非爲轉輸計也特以錢不足也錢不足則終於難行矣

高宗嘗言使官中嘗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即自買之可無弊矣孝宗淳熙初戶部奏歲入一千二百萬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通於外纔二百萬此則數少而人貴之之驗也不念及此而增造之數無窮是亦揚湯以止沸耳

事類 神宗熙寧八年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哲宗紹聖二年上問曾布欲行交子法如何布曰須有見錢相當乃可行熙寧四年韓絳作相兩欲施行皆以議不成而罷 續長編 高宗紹興

六年置行在交子務先是張澄請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
三十萬用於江淮於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公邊糴買文
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已倣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
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作見緡行使遂造百五十萬充糴
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財計門

錢幣 附 坑冶 銅禁

名流聚業

立意發端 雜貨權錢輕重○以酒則定其酤以鹽則減其價灑詔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輕米賤則官為之糴救粟則時以當賦灑昭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重夫重輕在錢而所以權輕重者乃雜貨低昂為之何耶蓋錢者重貨也古人以泉名之者正欲其流通以便民也苟欲其流通以便民也則不當使錢自為重輕當以物價與之為重輕而後無重滯不行之患蓋時當

錢重聖王寄物價而使之輕時當錢輕聖王平物價而使之重往往錢之重輕聽命於一人之權衡反重而輕可也反輕而重亦可也善乎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民患重則作輕幣以行陸宣公之言亦曰錢重則散之使輕錢輕則斂之使重皆稱物平施之說深得夫人主操天下利柄之意者也

救錢幣之由弊○論錢幣之弊於今日者當自下始乎抑自上始乎當自賤始乎抑自貴始乎如自上者貴者始也則鎔銷之禁固難嚴也泄漏之隙固難塞也何也豪家貴族縱耳目之欲極珍奇之翫徃蒐古怪之模鳥獸虫魚之像威役而智取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之何而不鎔銷也長船大艦

滿載而去者皆有力者也張帆順風一瞬千里守閫者能鈐懸夫今也癡視其去不敢呵矣如之何而不漏泄也惟自上者貴者而先啓鈺銷漏泄之途山嶽之積而抔土之斂斗斛之失而圭勺之收此錢之所以日耗而弊之所以不能止也

稽古偉議 古者權宜鑄錢○堯鑄錢於歷山湯鑄錢於莊山特為水旱權宜之說未嘗倚之以為經常之用也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家之經用始資焉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制以定利於刀流於泉而錢之用以廣錢之為用昉乎此歟

漢五銖為中制○高帝懲秦重幣之餘而鑄莢錢未幾而后以其太輕而重之於是有八銖之行文帝以其太重而輕之

於是有四銖之改自時厥後或輕而三銖或重而半兩八九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以聖人救民之具而卒為病民之端抑何不思之甚哉蓋至於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而鑄五銖雖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以其輕重適中故也

蘇軾曰熙寧弛禁之害。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權之操縱在人主自熙寧間一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而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入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張公方平雖力言之無益也今日之法將操其權於上乎抑縱其權於下乎側聞中興以來歲鑄以五十萬為額而虧額猶多止及十萬比之祖宗所入至少也而當時斂散闔闢不聞乏用究其

所以則滲漏之法罪及主吏鎔銷之禁卒及士大夫紹興之制可覆也錢寶之泄嚴之篙梢鑄器之禁刻之車板乾道淳熙之制可覆也

國朝錢幣沿革○切觀天聖中嘗禁毋得以錢渡江矣又嘗申警毋得以錢渡海矣則知我仁祖所以使錢貨之流行者端在是也熙寧間張方平嘗議王安石新法以謂安石為政罷銅禁開海船不復譏錢之出入而奸民日銷錢以為器故中國之錢日少當哉斯言泉貨之竭有由也今誠能嚴滲漏之禁重銷毀之法責之巡尉以厚其賞則耗錢之弊亦漸革矣此秤提楮幣之一術也

時文警段 錢幣所以重輕○國之所資以流通者莫銅錢若

也夫何故內地有鉟銷之弊邊防有滲漏之患富民有藏鏹之積此銅錢所以日乏於用也於是內地則權之以楮幣而濟其所不足邊防則權之以鐵錢而欲其無所泄凡是二者皆所以救銅錢之弊也然立法雖詳而錢愈匱乏不惟無以救之而併於鐵錢之用於准者又且生弊而楮幣之用於內者又且日輕此其故何耶蓋主若不思嚴銅錢之法以止鉟銷滲漏之弊而用者愈少而藏者愈固也

歷代權之無術〇錢弊之說誠多矣封而勿出若可以去輕重之弊然魏明帝之時行之四十餘年薄絹濕穀蓋不堪其擾也放鑄解禁若可以去輕重之弊然漢文帝之時行之吳郡王侯之富不勝其患也增其所當非不可用也然宋文帝

時以一當兩漢武帝時以一當五周高祖時以一當二十孫權時以一當十亦不見其利更爲鍥薄非不可用也然漢初之榆莢新莽之一銖宋孝武之四銖景和之鵞眼綖環魏之風飄水浮煬帝之剪鐵糊紙亦不見其得輕於昔重於今切觀異時論平糴之法者一歲之計不過一千則所貸者尚未甚急爲權置之說者一歲之計不過目前則所議者尚未甚詳自布帛丈尺以錢制其短長穀粟斗斛以錢處其多寡器用飲食以錢均其銖兩而錢之用始重又自大祿秩俸食朝廷之支費於下者無非錢商征賦斂郡縣之委輸於上者無非錢而錢之用愈重惟其重之至此則夫趍利之人苟有可以變錢而取贏者無不爲也

續問奇類林

私家無錢爐　以子而權母　民所重則御之以輕

平地無銅山　重穀而輕錢　民所輕則御之以重

邊關闌出歲不知其幾也

工匠銷毀日不知其幾也

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術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

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者取其流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後廉恥興財阜而後禮義浹用足而後教化被

[illegible]

貫得食以權貨○箕疇叙政食居其首輒書談王

農不容緩知此則知劉陶上制物之議不一言以及貨帛利病而惟拳拳於民食之足者其知立國之命脉歟蓋食者貨之本也未有食足於民而貨不流通於國也今觀陶之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飢信斯言也誠使周田多稼萬億及秭漢倉殷紅煙火萬里則金刀龜貝皆可用也多寡輕重皆可權也不然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雖使天雨珠玉其可食乎然則救錢幣莫先於足民

銷毀漏泄之弊○今欲行鼓鑄之利則產銅鉛水漸決愈涸而鼓鑄未易議也發窖藏之私則告稽之令非盛世事也惟夫銷毀之禁未嚴漏泄之防未密不惟無以裕乎國用而錢且日耗矣 古者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今天下

之泉日竭矣兩浙交廣沿海州郡皆泉貨之尾閭也彼其所易不過玩好珍異之物而往往泄於吾國之富室巨船連艘出没鯨波浩渺之中動以萬計非譏察之所能及加以習尚銅器公家費十錢以傳一錢之成私家銷一錢以獲十錢以利令甲所著昭如日星官吏不虔視爲文具積是二弊何異破釜漏卮之仰受哉

今日錢少之由○今日之患止在於銅不增於舊而日益以少爾愚嘗觀昔之議者不患錢少而患銅乏不滋也孔穎達則欲重其銖兩以防盜鑄之私高譓之則欲輕其銖兩以滋冶鑄之數張滂則欲正刑而重挾銅之律徐安則欲刋利而置私鑄之令錢之所以不增於舊者由鑄之不廣而民以爲

利故也何則爐鑛必處於崖谷險固之中而民之採於山者上冶下燎櫛風沐雨於萬死一生之地焉苟非上之人以厚利誘之使不計其患則避患規利而流散者有之此魏之崔亮所以欲按求寶貨而廣開其地也錢之所以日益少者由卒徒不增而上無以爲利故也何則官司必督旦暮鞭村之嚴而工之役於冶者雖盛暑欝燠毒燎虐𦦨流金爍石而不得息焉苟非上之人以優給縻之使不憚其勞則惡勞而亡者有之矣此唐之韋倫所以欲噏工聚衆而卒徒之多也

生意收結錢禁貴於申嚴○然而猶有説焉人趨於利無窮物生於力有限故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窮帛者人之所蚕長於人而不竭錢則不然私家無冶鑪平地銅無山蓄

者多資者衆而又有銋銷之弊何怪不給也爲今之計苟能使士大夫常鑒魯褒之論而勿狥何曾之欲謹持劉寵之廉而無羨鄧通之富則可以上紓國用下寬民力不然江海雖深莫塞漏卮愚不知其爲計也

法祖宗嚴錢禁○然則爲今日之計當如何曰不必求多於鼓鑄之利可也亦惟禁戢其消耗疏刷其壅滯而已風帆浪舶錢踰於滲泄者多矣藝祖出界之禁當嚴也奇玩珍器錢壞於銷毀者多矣孝宗詔事之版可刻也則消耗者有所禁矣山積於大官之家者非錢乎論之以子文毀家紓國可也窖藏於富民之室者非錢乎諭之以卜式輸財佐邊可也則壅滯者有所疏刷矣何至創法新奇人皆惶惑至有如先正

之所言者哉噫得一劉晏錢流地上則用江淮以濟中興將日月可冀矣執事毋以爲迂

故事源流

未詳

經濟格言

歷代事實 虞夏之幣或錢或布（史平準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管子）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流於泉布於布太公又行之於齊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量資幣以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當作輕而用之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外皆有周郭百姓蒙利

焉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更鑄莢錢高后二年行八銖又行五分錢孝文鑄四銖錢文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銅富埒天子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造銀錫爲白金更作三銖錢又改五銖公卿請鑄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歲餘終廢不行後二歲赤仄錢賤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云　後漢光武中興復用五銖錢和帝時有言改鑄大錢者劉陶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遂不鑄　魏文帝罷五銖錢明帝更立五銖孫權赤烏元年錢當千重十二銖晉宋文帝時行四鑄錢民多剪

鑿古錢取銅江夏王義恭議以大錢一當兩武帝孝建初錢
四銖文曰孝建自後錢制不定盜巧益多廢帝時有來子荇
葉之名滿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劣於此者謂之綖環
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晉志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
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一當
舊錢之十明年復行開元通寶錢然私錢犯法日蕃開元初
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一銖四參錢毀舊錢二十二年宰相
張九齡建議宜縱民鑄公卿皆以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
而已三十六年盜鑄益起　肅宗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
鑄乾元重寶錢與開元通寶參用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
元錢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價騰踊

太祖開寶九年昇州言所鑄銅錢一年共鑄三十萬貫乃命江南運司應採銅處經度採取以給其用會要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淳化元年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云 眞宗咸平二年初鑄錢但有饒州永平池州永豐二監至是宰臣張齊賢言今錢貨未多略遣擇使臣按行出銅易得薪炭之處增監鑄錢通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永平池州永豐江州廣寧建寧府豐國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二百五萬貫鑄鐵錢有三監

邛州惠民嘉州豐遠興州濟衆益州雅州舊有監後廢之大錢貫重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歲鑄二十一萬餘貫銅錢行乎天下鐵錢止乎川陝　仁宗慶曆元年知永興軍范雍請下三司舉官於河東產鐵州軍鑄大錢以助陝西軍費仍令興元等處鑄致小鐵錢從之上同

跣正論進　神宗熙寧八年張方平論錢禁曰錢者國之重利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應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法刪去舊條例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迴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五倍

如此逐州置鑪每鑪增課是猶畎澮之盈供尾閭之泄也
哲宗元祐三年蘇轍言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
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
之入官者惟有茶酒稅雜料而已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
役又出常平役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民間之錢搜索
殆盡朝廷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錢使民休息然而錢
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

文集　葉正則曰古者因物權之以錢三代之世用錢至
少民有常業一家之用皆因其力以自致其待錢而具者無
幾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已爲多矣後
世百物皆由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

廷之費用下至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用錢百倍於前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故書曰惟土物愛其用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為一商賈往來南北互易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幣錢只處其一漢宣元以後金帛始盡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東漢以後佛老之教盛行故金銀不復為幣反以為器用服玩之具故幣始專用錢

錢幣二　以楮多錢病說立

葉適論古事之已然不若論今事之當然古者以重錢為母輕錢為子故但以輕錢重錢而相權今日以實錢為母虛券為子故當以實錢虛券而相濟虛之與實權然後知

策：錢重則散之始輕錢輕則斂之始重此陸贄之言也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此單穆公之言也愚嘗因二公之言而觀之則知錢之為用不能無輕重之異而所以制其輕重之宜者當有權以行乎其間也蓋物重錢輕則民用常見其不足物輕錢重則民用常見其有餘古人所以分為三品而有珠玉黃金白金之等別為九府而有金刀泉布之名而又為之立一市之平收滯貨之積惟欲均調裁一以歸之適中而已

世之議阜通者曰省印造則楮少而直可增陞銅鍮則錢之數多而楮可重是二說皆未為不可行也然科降以楮羅本以楮則日造之數果可以遽減乎史張未決民先宜謗則陞

錢之令果可以遽行乎盍亦捨是二說而反其本矣蓋省印造之數不若省浮泛之用度行墜錢之令不若行毀洩之舊禁而又立吾大信以為的於天下欲更一令則思為可行之計欲變一法則求為可久之道賞罰必信嚴於始而亦嚴於終斂散有權便於民而亦便於國行之既久民聽自孚何患錢與楮之不能相權耶

事料葉正則曰三錢並行而相制之術盡矣而楮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之行而錢益少此今之所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缺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券一夫之力輒為錢數百萬行旅

之至於耗者皆輕出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　又曰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代之楮行而錢益少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

錢幣三　　以羡銅嚴禁立説

策頭 善捄弊者不捄弊惟講明其捄弊之源善理財者不理財惟講明其理財之義夫銅者錢之所由生也而嚴於銅禁者錢之所由全也國家以錢幣爲重甚成之也難其用之也浩其入之也寡其出之也輕嚴銍銷之禁嚴泄漏之禁猶恐錢病於不給而況弛然而不之禁乎祖宗以來禁令之嚴檢

防之峻誠欲去其銅鐵之蠹而全其錢幣之利也今日錢輕物重楮價日低誠能申嚴私鑄之禁則猶可以濟不然一耗於廣界之溢出二耗於征商之潛販三耗於巨室之瘞藏而又重耗於工技之銷毀錢何而不日少乎

策段 國家歲鑄銅錢爲數僅一十五萬海商販入蕃夷工技鑄爲器物所毀失若已莫勝筭又聞諸場缺銅解發上司或以見錢銷鎔充數錢安得而不少外方楮價浸增僅有京城兊及官陌官司禁銅錢出界搜檢非不嚴切獲到買擔小夫貫伯之錢而已奸民嗜利公圖興販縱緣官司及勢家舟船往來搬載漏網者多矣

國家有新羌猾虜春秋之賜于高麗交趾往來之交易錢之

在下者轉而爲幽薊銀夏之積鎔而爲遼東日南之器則錢之泄於夷裔者有之縣官鑄山爲錢一金之成廢數金之資奸民銷錢爲器一金所毀成數金之利而釋氏之法日熾其器日增銷錢於隱約之中鎔器於闤闠之內習俗見聞恬不爲怪則錢之銷於器皿者有之錢之去東南也導九江之深泝長淮之險而舳艫銜尾而進者勢一失便促環於俄頃而淪於流波之下則錢覆於江淮之間者不能無也錢之在天下也周於城邑轉於舟車而富室巨賈之家籠山絡野競羽毛之輕逐錐刀之末寧見貫朽千萬不忍貸人一錢則錢積於兼幷之家者不能無也

事類 坑冶〇禹任土作貢荊楊貢金三品梁州貢鏐鐵銀鏤

頭匪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漢吳有章
山之銅丹陽郡有銅官蜀有嚴道邛都益郡皆產銅之地地理
志唐銀銅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唐志太宗時權萬紀奏宣饒部
中鑿山冶銀歲可得數百萬上曰以利規我耶本傳
銅禁〇本朝高宗紹興四年十二月王俣言江浙之間巧僞
有素銷毀錢寶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
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乞申嚴銅禁編類二十八年上曰前日洪
遵論鑄錢頗有可採於是有旨出御府銅器十餘件付外銷
毀聖政孝宗乾道六年詔淮南使人來往並令篙梢結罪般載
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聖政孝宗曰朕以禁銅器事刻之記
事版每京尹上任則示之同上寧宗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民間

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以錢酬之再限不復酬錢違限許人告湖州舊粥鏡至是官自鑄之雜記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五